

一頁被遺忘的歷史

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北海岸的威瓦克市 (Wewak) 有燦麗陽光、悠然白雲、金色沙灘和湛藍海水。青翠山林裡還迴盪著孩童笑語——

「哥哥，我看見一隻好漂亮的鳥。」棕髮白膚的盧維格，從口袋摸出彈弓和泥彈興奮地凝望樹梢。他黑髮黑膚的兄弟弗朗契鑽入草叢爲我摘了幾片庫乃葉，並告訴我空手捕魚的技巧。若干年前，一位年輕的德籍神父愛上希匹克河畔的土著少女，脫去白袍，回歸塵世，生下這對兄弟。雖然外表形相有如此大的差異，他們，不，我們血管裡却是流著同色的血。

「妳要不要看一塊石碑，上面刻著日文？去年有位日本客人來我們家住，我帶他看了之後，他高興得不得了。」弗朗契見到我這個黃膚的東方人很快想起一個地點。我是受了一夜五king廉價房租的引誘，投宿這間僻處山頭的家庭客棧。

「好哇！好哇！」我抑不住好奇心，欲一探究竟。

兩個小導遊引我來到一個小聚落，暮色蒼茫中見一老人在清理園地。

「巴卡拉先生，這位女士是臺灣來的，可不可以讓她看看你院子裡的石碑？」
啊！碑頂蓮花座上立著的石像，不就是慈眉秀目的觀世音菩薩嗎？
我幾乎是奔跑著趨近石碑，碑文寫著：

戰友 御靈 清

綠 大地

戰友 功 永久

我 日 本 礎

世界平和 礎

獨立自動車第三十九大隊猛軍諸部隊

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三日建立

（碑文中譯為：

安息吧！戰友的靈魂

在這青青大地

戰友的功績永垂不朽

爲我日本國奠基

爲世界和平奠基

我的呼吸變得急促，激動地問巴卡拉先生：

「大戰期間有許多日本兵死在這座山頭嗎？」

「這裡，那裡，到處都有屍體。他們讓美澳軍隊追得往山裡逃。」

「你知不知道，他們，他們中間有臺灣人嗎？」

「有的，我見到一隊逃兵，他們說我們這半是臺灣人，另一半是日本人。」
巴卡拉先生比手劃腳，歷歷如繪。

於是，寂寂的山頭騷動起來。他們沒有安息！他們在痛苦地翻轉、呻吟、哀號、哭訴。他們被困在這陌生的山野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他們沒有功績，只有永恆的冤屈。日本國破碎的夢裡，崩塌的瓦礫裡留著他們的血痕。

面對這塊日本生還者於戰爭結束數十年之後返原地豎立的慰靈碑，我欲哭無淚。每句碑文都像充滿了反諷的意味，特別是對那些來自臺灣的戰魂。

兩兄弟在我身旁追來逐去，一黑一白，相映成趣。是誰把炮彈洒在他們青青的家園？有誰願意見到父兄溫熱的血凝成冰冷的漿？



掩埋在沙灘裡的二次大戰戰艦遺骸。

客棧主人雷爾夫告訴我：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久，就攻佔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東北地區，再向南推進。一九四三年美澳軍隊反攻，逼日軍向北撤退。海岸地帶河流沼澤遍佈，雙方陷入苦戰。一九四五年，威瓦克落入美澳軍隊之手，日軍退入山區，為盟軍追殺殆盡。

這家人第二天驅車帶我到海邊看掩埋在沙灘裡的戰艦遺骸，不遠處停了兩艘廢棄的船

「那是數年前闖入新幾內亞海域的臺灣漁船，被扣留了，零件拆除，剩下的部份成為觀光對象。」雷爾夫說

船身有中文：「金結財號」和「昇陽號」。它們陪伴生鏽的戰艦受海水無情的侵蝕。



日本在別人的土地上發動戰爭並立「英靈碑」。

在另一座山頭的大石上看見「英靈碑」三個大字，不僅刺目而且刺心。在別人的土地上發動戰爭已經罪孽深重了，還堂而皇之地立「英靈碑」，其上堆著槍枝和鋼盔，豈不過份？這樣的心態，能像碑文所說的促進世界和平嗎？

雷爾夫講了一個笑話：日本人在威瓦克市建立的「和平公園」(peace park)，當地人用土語發音，成為fish park (魚公園)。因此他常聽人抱怨「魚公園」的池塘裡怎麼沒有魚。同樣地，我在慰靈碑上也找不到和平。

無庸懷疑，他們是在這裡了，流離的戰魂。從此，我每旅遊到一處總是先探詢他們的音訊。人們還清楚地記得他們臨死前的掙扎和屍骨暴露野地的慘狀。

「他們逃到我們的村子，用污泥把臉塗黑，潛入河裡用一根稻草管呼吸，以逃避搜索……」



超級土人老賴。

在瘴蚊肆虐的希匹克河畔，我揮著驅蚊扇聽長者描述。

「對面山裡的亞維加先生的好友為日軍殺死，他爲了報仇，用石斧陸續殺了一百五十個日本兵。」也有這樣的「英雄」故事在山林中流傳。

「我們家住在東岸的波旁德塔 (Popondetta)，我爸爸親眼看到那場最慘烈的布那 (Buna) 之役，他說血把整個沙灘都染紅了。」就讀於新幾內亞大學的鮑爾提供消息。他並問我：

「妳有沒有興趣參加學校社團舉辦的可可達小徑 (Kokoda Trail) 徒步健行活動？這是最著名的戰爭山徑，由首都摩瑞士比港通往波旁德塔。」

我當然有興趣！只是要等到他們學期末，

我沒有那麼多時間。

後來我還是去了，不是和鮑爾，而是和「超級土人」老賴及兩個小賴。

素昧平生，只因爲同樣來自臺灣，在首都經營汽車裝潢生意的林義雄夫婦慨然邀我到他們家住宿，並建議：

「妳如果想入山，最好請『超級土人』老賴帶妳去。他最有辦法了，可以和土人同吃同睡。」林先生指著站在隔壁汽車修養廠門口的一位老者說。他乾乾瘦瘦的，正操著流利的土英語指導幾名工人修車。

那晚老賴喝了些酒，話比較多：

「沒有人敢把我老賴從巴布亞新幾內亞趕出去！妳去問問看，大家都知道Mr. Lai。我老老實實做事，不欺騙、不吹牛。土人都很照顧我，他們去的地方我都能去，他們吃的東西我都能吃。」

「你爲什麼來這裡？」我問道。

「我一直想來這裡，年輕的時候就想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我很訝異。

「那時候受日本教育，認為效忠天皇，參加大東亞戰爭很光榮，我很多朋友都來這裡作戰。」他打了一個酒嗝。

當我提起很希望到可可達小徑看看，老賴興致很高，雖然他最近胃痛加劇，不宜遠行。好在他的兒子和姪兒從臺灣來探望他，可以幫忙開車。

看到老賴千瘡百孔的私家車誰都會嚇一跳，更讓人驚嚇的是，通往可可達小徑的山路千迴百轉，只要車子稍稍鬧點脾氣，我們就會陷入困境，甚至葬身溪谷。我心中唯一的憑藉是：老賴會修車，兩個小賴有在臺北開計程車和在蘇花公路開貨車的經驗。

「早知道是這種路，我不敢來了。」小賴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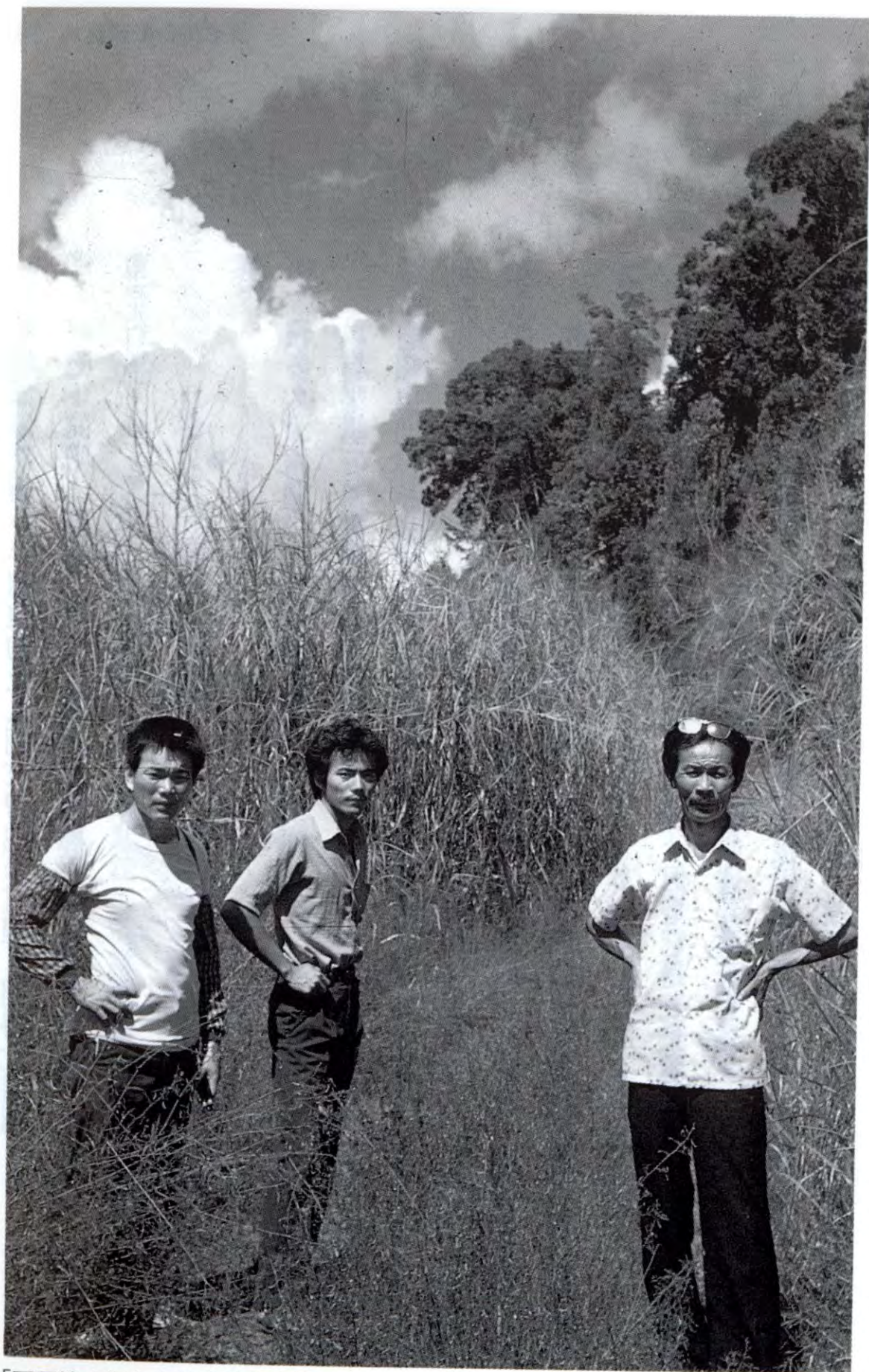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麼危險，我們回去好了。」我說。

「沒關係，繼續開。」老賴倒是挺有信心的。

成片橡膠樹林落盡了葉子，剩下褐白的枝幹，遠望有蕭颯之氣。

一路提心吊膽，直到「可可達小徑」的標示牌出現才舒口氣。

「你們最好不要往前開了，路窄，泥土又鬆軟，上回我們的車輪陷在泥裡動彈不得。」一對澳洲傳教士夫婦帶朋友來憑弔戰爭遺跡，看看老賴的車，搖搖頭發出警告。



「可可達小徑」上的老賴與小賴。

老賴偏偏堅稱多年前他的土人朋友帶他來這裡，開得比這遠。

好吧！開吧！路真的愈來愈窄，愈來愈泥爛，到了實在不能開的時候我們下車步行。

沒多久，兩個小賴就開始抱怨了：

「有小蟲叮咬我的腳！打仗怎麼打到這種地方！真要命！」

老賴出門前和在車上還胃痛，這時候却精神抖擻，穿著露空涼鞋快步走在前面。

「你們看，日軍就從那座山頭翻越過來。」他指著。

聽說日軍一九四二年中旬登陸波旁德塔，打算抄「可可達小徑」攻佔首都摩瑞士比港。

這條小徑兩端的直線距離是六十公里，但是它是五十餘個陡坡組成，實際步行里數為九十餘公里，不但上坡難，下坡如遇到雨天更難。

日軍花了兩個月時間向前推進，在快接近摩瑞士比港的地方攻勢受阻。一方面由於澳軍防禦力量加強；另一方面——因為可可達小徑的地形不利車輛運行，糧

食彈藥補給不足。而且毒蟲疾病的侵擾，泥地的牽絆，日軍終於功虧一簣，被迫撤退。

我們先上坡，再下坡，聽到淙淙水聲，來到戈弟河（Goldie River）邊。兩個小賴顯然沒有徒步旅行的準備，沒帶食物，沒穿球鞋。我背包裡有一罐核果和幾罐小魚，只能讓他們稍稍充飢。老賴不要，他說自己可以幾天不吃飯。

我們把腳浸在水裡，四野傳來蟲鳴鳥語。老賴默不作聲，若有所思。他是不是在遙想那「神聖」的戰爭和從此未歸的友伴？我們這三個戰後出生的又在想什麼呢？如果老賴參戰，就沒有小賴了吧？如果在這小徑裡餓上一、兩天，我們還能活嗎？

休息完畢，循原路折返。而那些日本兵（還有臺灣兵）是往另一個方向撤走的，許多人死在路上。至於那批掙扎著脫離小徑到達波旁德塔的，又面臨什麼命運？

——一場血戰，布那海灘的血橫流，在陽光下凝成漿，讓藍色的海水沖去，留下白沙，留下流離失所的戰魂，在風中悲泣。故鄉路遙，親友安否？

（原載於73年2月21日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）